

近現代中國叢書

先賢傳記叢刊

啟門人

—蔡惠如傳—



近代中國出版印行

啟

門

人

— 蔡
惠
如
傳

近代中國叢書·先烈先賢傳記叢刊

啟門人

——蔡惠如傳

定價：新臺幣三十五元整

著者：白 慈 飄

編輯者：近代中國雜誌社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
臺北市郵政信箱第三六四五號
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一〇九六七七號

出版者：近代中國出版社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
總經銷：中央文物供應社

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

印刷者：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

臺北縣新店鎮文化路二巷三號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初版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七四一號



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

先總統 蔣公有言：「我國歷代志士仁人，每當貞元剝復、存亡絕續之交，毅然以天下國家爲己任，發揚民族精神，恢宏固有道德，從而宏道作人，轉移社會風氣者，史不絕書。」誠然，賢者之所以能撥亂世反之正，就是因爲他們願意竭其良知、毅力來改造社會，轉移風氣，而絕不爲社會風氣所轉移，且良知、毅力愈加激揚奮發，則其所影響、所成就者亦必愈益磅礴偉大。

民國前十八年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，首先發表宣言，即以「振興中華、挽救危局」爲宗旨，在八十餘年的革命進程中，我們已經先後完成了推翻滿清、建立民國、打倒軍閥、統一全國，並獲得對日抗戰勝利、光復臺灣澎湖失土、廢除不平等條約、實

4/27/08

行民主憲政，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任務。以上這些光輝歷史，原就是由於先烈們以其赤心、鮮血、熱淚鎔鑄而成的豐碑。但在先烈們的同時，也還有不少魁偉賢智之士，他們居則砥礪風節，出則動關大計，「見利不虧其義，見死不更其守」，亦就塑造了立懦廉頑的典型，從而提供了對時代的偉大貢獻。我們面對這些先烈先賢，都應該有着孟子所說的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」，「我由未免為鄉人」的惕厲！大家不妨先找出幾位和自己性向相近的楷模人物，來鎔裁自己，砥礪自己，也鞭策自己。

「近代中國社」基於此一認識和要求，特邀請當代名家以真摯而生動的歷史小說筆法，分就有關先烈先賢的身世、生活和思想、學術、操持、云為，以及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，加以明確而平正的敘述，集為一部「先烈先賢傳記叢刊」，我們十分希望她是兼具學術、文藝

與教育意義的讀物。

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」我們謹以和此一樣的心情，虔誠的希望忠肝、熱血的革命青年，從這一部叢刊裏，獲得您所希望獲得的啓示和鼓舞。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秦孝儀謹序



蔡惠如先生遺像



影合朋友與如惠蔡年五十國民

賦天楊、祺延李、嘉肇楊：起右排後
耀炳蔡、炘基楊、如惠蔡、壩亞呂：起右排前

啟門人

——蔡惠如傳

一

東京街頭的銀杏樹，不知何時，悄悄的轉變成金黃了，空氣乾燥且有些微的寒意，敏感的人都覺出，秋來了。

西風乍起，刮起了幾片落葉，有些落在路旁人家的屋瓦上，停息了一會兒，又飛走了。蕭蕭的風聲，蕭殺的景象，聽在人們的耳中，看在人們的眼中，總覺得，大地將要歇息了，萬物將要衰頹了。

然而並不。有些生命却在風寒中生，當見着銀杏的葉子轉黃，想像它葉子很快就要脫落，而至光禿之時，另一些植物如梅如菊，已在默默奮力生長，雪雨風霜，反而刺激了蓬勃的生命力。

東京臺灣留學生最多的神田區，中國基督教青年會館內，聚滿了中國、臺灣、朝鮮的留學生，他們之間部份人組成的「聲應會」，正在舉行講演會，慷慨激昂的演說，使這些流着同一民族血液的青年，心與心更接近了。

「臺灣的日本人，兇狠得像狼，臺灣人像肉，狼看見肉都搶着去吃。但是狼遇到牠的同类，又都非常合作。諸君都看過雙簧吧？臺灣的總督府和日本人演起雙簧來，真是絕妙高手，官方不能出面的場合，都叫日本人先發動，製造空氣，替官方鋪路，然後官方就出來壓迫臺灣人、搜刮臺灣人。諸君要是有機會到臺灣，你可以看到日本帝國統治下的臺灣人，個個蒼黃，個個可憐。」

演講者說到此頓了一頓，掃視全場，眼睛的光芒四射，那光是憤怒的光，也是悲憫的光。

「你們說，可痛不可痛？」

全場聽講的年輕人，都報以同情的眼神。

演講者是將近四十歲的壯年人，他穿着中國式的長衫，體格魁梧，相貌堂堂，頗有燕趙之雄的豐采。他的聲音宏亮，語調悲憤，表情沈痛，一字一句都感動了聽講的青年們。

他是蔡惠如先生。

這是西元一九一九年，日本佔領臺灣已經二十四年。

一個青年站起來：「蔡先生，您說，我們臺灣人應該怎麼辦？」

「和祖國聯合起來，共同抗日。」

「可是，臺灣是祖國的棄兒呀！」

「現在情形不同了。遺棄臺灣的滿清政府，已經被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中華民國政府推翻，我們臺灣人，有希望回到祖國懷抱。臺灣人是中華民族的子孫，『聲應會』的意思就是『血濃於水，同聲相應』，諸君，只有投向祖國，自由、平等、幸福才有希望！」

接着惠如請朝鮮留學生報告朝鮮抗日情形。

「三月一日下午兩點，獨立宣言書的二十九位簽署人，集會發表獨立宣言書，齊呼『大韓獨立萬歲』，同時漢城各學校的學生數千人聚集公園，再湧到美國領事館和總督府高呼『大韓獨立萬歲』。演講者舉手高呼，我大韓雖然沒有像樣的武器，也能在全韓六百一十八處跟日軍交鋒八百四十七次。」

再由中國籍學生馬伯援報告中國近況：日本意圖承襲德國在山東的權利，引起全國學生

的憤怒，而發起了「五四運動」。「日本是我們的共同敵人，我們大家應該合力起來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！」

演講會後，幾名會員跟隨蔡惠如回他滬谷區的寓所去。他們都是臺籍學生：明治大學畢業的林呈祿、蔡式毅，就讀明治大學的彭華英，商科大學的吳三連和東京高等師範的蔡培火。

他們朝電卓站走去。等了一會兒，電車開到，他們跳上電車，彭華英先找了個位子給蔡惠如，蔡惠如並不推讓，坐了下去。他因為身材高大，站在日本人的電車內，幾乎就要頂上車蓋，坐着舒服得多。

今天的演講，蔡惠如想着，嘴角輕輕的浮出了笑意。真沒有想到，會有那麼多青年來聽呢。看那些青年，那麼軒昂、英挺，叫人打心底喜歡。臺灣青年，不再是可憐的「清國奴」了。

回想清朝時候，臺灣同胞來到日本，到處被罵「清國奴」，留學生總是盡可能掩飾自己的國籍，努力學習日本的風俗習慣。對社會問題、政治運動毫不關心，因此他們常受嘲笑：「唯唯諾諾，屈從於日本的統治之下。」

那時期，他來日本遊覽或做生意，總是穿着長袍馬褂，為了經常回祖國做生意，因此頭上還留一條辮子。在日本的堂兄弟們都不肯與他出遊，只有小他二十歲、在豐山中學念書的堂弟江澤肯陪他。走在街上，常有人罵他們「清國奴」或投給他們歧視的眼光時，江澤問他：「阿兄，你怎麼一定要在東京街頭做『清國奴』呢？」

「我才不喜歡做『清國奴』，但是裝着做日本人，會比做『清國奴』更光榮嗎？」

辛亥革命成功，再沒有人嘲笑他們是「清國奴」了。蔡惠如感覺的不只是輕鬆，心中更是亮起了希望的明燈，其他臺灣留學生也都轉變了態度，開始對祖國懷抱希望，將臺灣的解救寄托祖國。

車內乘客，個個神態安詳。坐在蔡惠如對面的一個女孩，眼睛瞪視着他，嘴裏咬一隻棒糖。女孩長得算是可愛，皮白眼細，可是惠如無法對她露出一絲笑意。他在臺灣的同胞，小孩子們多數襁褓，面黃肌瘦，吃甘諸稀飯拌魚干已經不錯，那來零嘴吃？尤其令他心痛的是，眼前日本小孩吃的糖，根本就是臺灣製糖會社和日本資本家，向臺灣農民搾取來的。蔡惠如心中泛起了苦痛的浪潮，他一定要為同胞的自由平等努力，總有一天，臺灣同胞也能像車上這些人自在閒適。

蔡惠如一夥人在滬谷區下車。蔡惠如的寓所在一條小巷內，是幢日式房子，共有十五間房，院內亭臺泉石，花木扶疏，極為幽雅。

讀專修大學的二兒子敦曜和商科大學的三兒子珍曜，出來迎接他們。

「敦曜。」蔡惠如問：「花雕還有沒有？」

「有，菜也準備好了。」

幾個人直接進了飯廳，惠如先去書房看了一下，大兒子炳曜福州來的信平躺在桌子上，他沒有撕開，進廚去吩咐下女久美子開飯。

蔡惠如善飲，開始便乾一杯。

「今天會開得怎樣？」珍曜問。

「很成功，來了很多青年。」珍曜的同學吳三連說。

惠如舉杯邀大家共飲。「殖民地覺醒了！」

「威爾遜總統提出的民族自決主義已經風行全世界了。這已經是世界的潮流。」蔡式毅說。

「孫中山先生也提倡民族主義的。」珍曜說。

「就是日本，帝國大學教授也在高喊民本主義。」林呈祿個子不高，說起話來，却鏗鏘有力。

「對！我們商大的教授就對我們談過民本主義。」吳三連說。

「就着這一股新思潮，我們的『聲應會』應該加強才是。今天聽講的青年，你們有沒有認識的？」蔡惠如問。

「早稻田大學的黃周、黃呈聰，我認識。」蔡培火說。

「葉榮鐘是中央大學的。」林呈祿說。

「你們都去請他們加入『聲應會』。那些不認識的，也可以去鼓吹他們。」蔡惠如說。

「人越多，力量越大。」

「以後我們多舉行演講會，結合臺灣、大陸、朝鮮青年的力量抗日。」彭華英說。

餐罷青年們離去。蔡惠如獨自進入書房，撕開炳曜的信：

「父親大人膝下：

久未收父親手示，日前獲敦曜、珍曜書信，方知父親已從臺灣到日本。未知臺灣的祖母，身體康健否？

父親經常往來臺灣、日本、祖國間，旅行必極辛苦。母親和兒，都時刻以您的平安、健康為念。每月朔、望，母親都虔誠敬拜菩薩，祈求您的安康。

兒自父親手中接下漁業生意，倏忽已有半載。兒不敏，生意似未昌盛，收支難保平衡。我想請一有經驗者協助我，不知父親意下如何？

兒炳曜印稟」

二

「聲應會」因為會員離散、沒有如蔡惠如所願，經常舉行活動，不久也就烟消雲散了。蔡惠如回了一趟福州闡照生意，又到東京。蔡式毅和林呈祿因為準備參加日本國家律師測驗，都沒有離開東京，他們知道他來，立刻帶給他一個消息：林獻堂先生也來東京了！

「林先生請你儘快到他寓所，大家有事商量。」

第二天是星期天，惠如很早就到林獻堂寓所。那裏已經聚集了很多。多是臺灣留日學生，他們看到惠如，都興奮的出來歡迎。

「蔡先生！」

惠如跟他們一一握手。除了吳三連，彭華英、林呈祿、蔡式穀、蔡培火，這些「聲應會」的老會友，還有明治大學的羅萬傳、鄭松筠，他們又紛紛替他介紹東京醫專的石煥長，早稻田的黃周、黃呈聰等，新認識的這些大學生，都極年輕，惠如很快的想起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演講，這些面孔，都曾在那裏出現過。他會意的看了一眼彭華英，彭華英邀功的看着他呢。

蔡惠如笑了，熱烈地和青年們握手。青年們簇擁着他到客廳，清瘦如鶴的林獻堂，已經迎在門口。

「鐵生。」林獻堂面容嚴肅，聲音低沉，但是他心中的熱誠任誰也感覺得到的。異地相逢，林獻堂用臺中標詩社詩友的親密叫喚他的詩名。

「灌園。」他也叫林獻堂的詩名。「我算你這幾天會來，所以提早幾天來東京。」惠如和林獻堂坐下，青年們圍坐在他們四周。

「最近生意做得好嗎？」

「武士的商法，」惠如搖搖頭，自嘲地，「武士改行做生意，那有不虧本的？」

「你為臺灣的事情，一年到頭奔跑祖國、東京、臺灣之間，生意當然會受影響。炳曜到